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九十

宋

宣宗皇帝

西開禧二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特特穆津元年按元自太祖至憲宗皆未建年號難以分注今依南北朝例但紀其即位首年至世祖中統元年以後始每年備書 宣宗皇帝宋真宗改元史又以奇渥溫為元室之姓亦非也元之國姓乃博爾濟錦氏卻特其貴種耳此俱以蒙古源流訂正 春正月夏李安全夏主乾順之孫統佑從兄弟 弒其主純佑而自立

二月壽慈宮火太皇太后移居大內

二月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興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 松始至欲以執政禮

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避事罷之尋奪官信州居住

夏四月以薛叔似為京湖宣撫使鄧友龍為兩淮宣撫使

追奪秦檜王爵改謚繆醜論檜主和誤國之罪也 復以金和誠復

金復命布薩揆會兵河南金聞皇甫斌分兵規取唐鄧復命揆領行省于汴河南皆聽節制盡徵諸道籍兵

分守要害命彰德守臣護韓琦墳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

吳曦反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輩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

四州於金求封蜀王

郭倪遣兵復泗州五月下詔伐金時畢再遇守德帥為先鋒功第一 再遇魁日進兵聞金已有備乃先一日出其不意泗有二城再遇列旗鼓偽為

攻西城狀而已率精兵還趨東城先登殺金兵數百遂破之西城亦降倪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復信

以刺史牙牌授之再遇辭曰甫下二城即得刺史繼此何以為賞不受

宋真宗皇帝

前以史鑑所載金朝人名皆謬失其謬妄相傳因命詳加釐訂附釋各條分注之下以正前說並於初見處批示大旨茲開家古人名其糾誤與金史等表朝中外一家蒙古諸部久為臣僕其語言音義各該所及皆可周知又以奇渥溫得姓所自必元史傳謬詢之喀爾喀成王成衣札布得其所藏蒙古源流一書有元事蹟氏族頗具梗概始知奇渥溫乃却特之誤蓋蒙古書却特與奇渥溫字相形似當時宋源筆承修元史既不諳其國

語又不辨其字
大率過相識
古人之人妄為
音證遂誤以却
持為奇溫溫不
啻為高之科今
既為訂諫也以
釋蔡書之古之
一快固為參稽
釋改以正史鑑
之誤舉數百年
之謬誤飛輿辦
剔闡明以昭一
統同文之盛且
俾識史者復免
且食沿謠之陋
云

漢縣故城在今
河南光州息縣
當念祖宗之懷
士院李堂之詞

學

唐置今屬江
虹縣今屬鳳陽府

乃議降詔伐金。有曰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遠言乎近教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

郭倪遣兵攻宿州。唐置今屬鳳陽府大敗。郭倪遣郭倬李汝翼會兵攻宿州。賊還至蘄。漢縣宋屬宿州元省金人追而圍之。倬

執馬軍司統制田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時建康都統李爽攻壽州。亦敗。

皇甫斌敗績於唐州。時江州都統王大節攻蔡州。亦不克而潰。

詔以宗室均太祖九世孫父希範為沂王。柄孝宗孫父觀嗣。賜名貴和。

六月。鄧友龍免以邱密為兩淮宣撫使。韓侂胄以師出無功。免友龍而以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

悉以三衛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于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斬郭倬于鎮江。

秋七月。蘇師旦有罪。安置韶州。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日召李璧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

璧微摘其過以規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譏。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侂胄然之。翌日罷師

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

冬十月。金布薩撥分兵南侵。布薩撥分兵為九道南下。撥兵三萬出顯壽。完顏匡兵二萬五千出唐鄧。赫舍

哩子仁兵三萬出渴口。赫舍哩呼沙呼一名赫舍哩兵二萬出清河口。清河口即泗水在淮安府西少北

合謂之清。完顏充按金史列傳宗幹子一名充卒兵一萬出陳倉。當察員兵一萬出成紀。此宋初移置秦州州

州漢之成紀。完顏綱本名約尼字正甫按約尼兵一萬出臨潭。舊洮州治唐置臨潭縣尋廢金仍宋曰舒穆

注別見前。完顏綱舊作元如今改復仿此兵一萬出臨潭。洮州此沿唐舊名今聖昌府洮州衛是舒穆

魯舊作石仲溫本名楞鄂兵一萬出臨潭。呼圖克明安人按楞鄂舊兵五千出鹽川。注見完顏璘兵五千出來遠。宋

為鎮在今華昌。呼沙呼自清河口渡淮。遂圍楚州。府富鎮縣西南

十一月。以邱密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

朝所謂老成宿
將者為誰且當

和議已成金章
臣咸請先舉而
金主堅守和約
拒而不許乃無
端柄兵召誓曲
直瞭然況誓書
誓表口血未乾
忽欲藉口復仇
稱其為稱巨
稱之國尚得
謂之有名及援
師直為壯以自
解乎

江淮軍馬或勒密拿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

金人破京西州軍。招撫使趙滄焚樊城而遁。金完顏匡破光化。宋縣今屬湖北府襄陽縣襄陽隋縣宋為軍今屬湖北府襄陽縣江陵副都

統魏友諒突圍奔襄陽。趙清焚樊城。金人遂破信陽。宋置軍元為州今屬河南汝南府襄陽隋州今屬湖北德安府進圍德安府。

本漢江夏郡地宋曰德安府今隸湖北

金布薩揆破安豐軍。宋置治壽春今隸安徽遂圍和州。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涉，即遣其將鄂吞

舊作奧也今襄上京路人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勵姚公佐以為誠然，悉眾屯花陂。鎮名在今湖北

之揆乃遣薩布始祖弟博羅尼之後按薩布舊作賽等潛師渡八疊灘，駐于南岸。官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

自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穎口。禹貢雖指穎水由潁上縣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穎口即春秋之穎尾也下安豐軍及霍邱縣。注見前

圍和州。整軍列騎，張旗幟于沿江上下。江表大震。

金人入西和州。本宋長道縣之白石鎮與紹興中移岷州平治改曰西和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鞏昌府十二月入成州。西魏置明降為縣今屬甘肅階州吳曦焚河池退壁

青野源。注見前曦既遣姚淮源如金，因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

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開境不為異同，使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

犄角則旋庭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略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

城巡檢使遣人報，曦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遣使送款于綱及金富察貞破

和尚原入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負入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

是金人無復顧慮。金人破真州，攻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棄揚州走。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渡

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字挺臣成亟具舟以濟。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

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

廣明注云母邱或為母氏

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撤幕關之成金

人由板關谷遠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置口

在漢中府署陽縣西

完顏綱遣張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

仔請曦告身為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

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幕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軍事王翼楊駿之抗

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即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

金

邱密遣使如金軍議和金布薩接還軍下蔡

金布薩欲通和罷兵購得韓琦五世孫元覲遣之渡淮邱密

獲之詰所以來之故元覲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

使畢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寔既而元覲回得金行省文字密以聞于朝韓侂胄

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募人持書幣赴金營議和密乃遣劉佑持書于接

願講好息兵接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為非

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接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權文還密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

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接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

薛叔似免

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坐免以吳獵為京湖宣撫使

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

自金兵渡淮成將望風奔潰惟再遇數與抵禦朝命再遇節制淮東軍馬

謂六合最為要害引兵赴之適金人大至再遇登城偃旗伏鼓伏兵南門列弩手城上金兵臨濠聚弩齊發

伏兵出關金人驚遁既而金人合軍都統合兵攻淮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

也畢再遇之須臾矢集樓櫓如蟬蛩矢至是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又嘗引金人戰且前且卻

數萬間出奇兵奮擊金人始退去布地上復前搏戰俘殺金人乘勝追逐馬鐵間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

轉戰不定馬得
有暇意且
前且卻道路孔
長又安得有如
許熟豆而地況
變移不前亦准
弩馬則恐若乘

空營復相持數日及
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程松自興元逃歸金完顏綽和今改後仿此攻鳳州松求援于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信不疑及

曦受金詔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鳳四州以和持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兵至百姓奔走相蹂

躪松至趙米倉山在今漢中府南鄭縣南一名王女山而遁自閬州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乞贖禮稱曦為蜀王曦以匣封致

魏松望見大恐疑為劍至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受而兼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願矣

蒙古卻特穆津稱帝于鄂諾河即黑龍江上流發源於喀爾喀部西北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舊作

又兒今改母為阿掄郭幹蒙古語多美之稱按元史太祖本紀阿掄郭幹嫁托本默爾根生二子而家居夜

後仿此子即勃端察爾也陳徑通鑑續編阿掄郭幹生二子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生三子勃端察爾其季

也今考蒙古源流神人語與元史合而生三子則同陳說並注於此按阿掄郭幹舊作阿蘭果火托本默

爾根舊作脫奔咿哩健今並改勃端察爾生而狀貌奇異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居烏桓之北與衛拉特舊作畏

姓回鶻故城和林地在今喀爾喀部杭愛山東元太祖初都此後置和賓路按回鶻即今回回唐時昆侖可

代宋初常以至馬入貢其後又稱回回國王始見于遼史天祚紀蓋即回鶻轉音元史所載回回氏接壤世

族與回鶻亦無分別如昂吉爾傳稱阿哈瑪特回回人而阿哈瑪特傳則稱回回為回人是有二族也接壤世

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伊蘇克依勃端察爾九世孫舊作也速該今改并合諸部勢愈盛大已而生子有異徵手握契

石將卜名適有特瑞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按元史云伊蘇克依攻塔塔爾部獲其部長特穆津還

流政輯特哩哀布達拉後伊蘇克依卒後追諡烈祖特穆津幼部眾多歸于族人秦楚特等敗因得

部秦楚特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特穆津與母舊作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大戰秦楚特等敗因得

少安時秦楚特部地廣民衆而無紀律其下謀曰特穆津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馬真吾主也因悉歸之泰

楚特部遂微弱未幾塔塔爾部叛金特穆津自鄂諾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特穆津為察哀圖鳴舊

察元禿猶中國之招討使也特穆津以秦曼部強盛事之甚謹秦曼反畏掠之特穆津乃大會屬部于特默格

魯今改

即此系氏之監算覽

卷九

宋甯宗皇帝

茲聞通鑑輯覽因復加考訂則回鶻於唐末西徙大州後遂蔓延西域五代史雖仍稱回鶻而以馬市易多實至正與今回部之和聞及哈薩克諸處物產相合至遼史始有回鶻之名與回鶻並列而元史則回回回鶻彼此互稱蓋唐以前之回鶻本與蒙古接壤故風俗頗似蒙古唐以後之回鶻散處今回部之地故物產與回部異同若大就轉為鶻鶻又轉回音有緩急故傳譯不同亦猶畧羅之當為衛拉特乃當之當為余曼也特詳辨之以釋諸史之糾互云

舊作帖麥川在和林西南議伐奈曼奈曼部長迪延汗舊作太陽營今改營于杭愛舊作沱山在和與默爾奇斯里乞今

改諸部合兵勢頗盛特穆津與之大戰擒殺迪延汗諸部悉潰未幾奈曼遂滅特穆津益以盛強遂攻西夏破拉吉

哩舊作力吉寨方輿紀要在經晏斯舊作落城與上大掠其人民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鄂諾河之源建

九旂白旗自號為青吉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靜州受特穆津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言于金主請

以天山升置北至過八十里遼史地里志云本泰州地當在今鄂爾羅斯之境青吉斯汗舊作成吉斯可汗

考蒙古源流云元太祖未起時石上有異鳥向之鳴聲曰青吉斯以為瑞遂取其音為號今依蒙古源流改

卯三年金泰和七年春正月罷邱索以張巖督視江淮軍馬時金已有和意索上疏乞移書金帥以成前議且

言金人既指韓侂胄為元謀若移書自誓免擊衝侂胄大怒罷索

吳曦自稱蜀王權大安軍宋置今陝西漢中府富美州是楊震仲字華父成都人死之曦遣將利吉引金兵入鳳州以四郡付之表

鐵山在漢中府沔縣北為界即興州為行宮改元置百官遣董鎮至成都治宮殿欲徙居之稱臣于金分其所統兵

十萬為統帥遣祿祈等戍萬州唐置今四川夔州府萬縣是泛舟下嘉陵江即西漢水自漢中府署陽縣北與白水合又西南合諸水入蜀之廣元界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下黃榜于成都潼川利州夔州四路以興州為興德府召隨軍轉運使安丙字君卿威州人為丞

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不得脫徒死無益乃陽與而陰圖之曦又召權大安軍楊震仲震仲不屈飲藥而

死其他如陳咸字逢儒升州人自髡其髮史次泰眉山人自誓其目李道傳鄧性甫等悉棄官去又有權漢州事劉當

可簡州守李大全高橋巡檢郭靖皆不屈而死

二月以楊輔為四川制置使吳曦逐之輔知成都嘗言吳曦必反帝意輔能誅曦乃密詔授輔制置使許以

便宜從事詔至人勸以倡義輔自以不習兵事且內郡無兵可用遷延不發曦移輔知遂寧府輔遂以印授

通判韓植棄成都而去

北伐之謀覺端在宋自金人分道大舉宋無不望風奔潰即當受命官撫自不得不主和以紓國患顧使曹之為元謀金人久已深悉請於移書內暫免戮殺以冀塗歸一時耳目金人其果可欺邪識是耳鄙適足貽敵笑耳

安丙當職謀逆受其丞相長史之命視顧赴召其視楊震仲等之抗詞死節抱愧已多及其既至興州則又以稱疾臥家坐觀成敗使非楊巨源等倡義討則丙且終為逆黨矣迨巨源與好義約定報丙始出視事則其

以知建康府葉適兼江淮制置使 適上言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乞兼節制江北諸州詔從之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需皆從官給民以不擾其防守皆盡法度

金平章政事布薩接卒于下蔡 揆有疾金主命左丞相完顏宗浩行省事于汴至是揆卒揆為政多惠人樂為用

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 監興州合江倉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家于益昌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甯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程夢錫知之以告轉運使安丙丙時稱疾未視事乃屬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邪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巨源曰非先生不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會興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下邳人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李坤辰李彪等數十人謀誅曦好義曰此事誓死報國殺四屬生靈但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一變未息一變復生欲奉安丙主事使坤辰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大喜始出視事君玉與白子申共草密詔乙亥未明好義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詔以安長史為宣撫今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衛兵千餘聞有詔皆棄械而走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啟戶欲逸李貴即前執之刃中曦頰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黨殺之眾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陳曦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上疏自劾待罪由曦首及這制法物與曦所受金人詔印送朝廷曦僭立凡四十一日時金遣珠赫舊作虎今改後仿此高琪西北路明安人奉冊于曦未至而曦已誅矣先是韓侂胄聞曦以茅土之封且召知鎮江宇文樞密問計紀德云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侂胄乃密以帛書諭丙云若能圖賊報國以明本心即當不次進賞書皆未達而誅曦露布已聞朝廷大喜曦首至臨安獻于廟社衆之市挺官爵還曦祖瑀子孫出蜀存瑀廟祀

唐虞縮之狀
已可概見乃事
成之後丙遂據
有其功且至殺
巨源以滅口用
心更為苛刻宋
人既不能討
其從逆之罪而
反盡以定蜀之
功歸之當時刑
賞未嘗總出於
主暗臣邪耳

三月安丙使興州將李好義等復西和階成鳳州及大散關。楊巨源李好義謂安丙曰：「曦死敵破膽矣，關外四州為蜀要害，盡棄執復取之，不然必為後患。」丙從之。于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張翼復鳳州。孫忠銳復大散關。好義進兵，次于獨頭嶺，會忠義及民兵夾擊金人，死者敵路七日。至西和，人人效死。前無留敵，金將完顏欽遁去。好義整眾而入，軍民歡呼迎拜。好義籍府庫以歸于官，欲乘勢逕取秦隴，以牽制江淮。宣撫司不許，士氣皆沮。

以楊輔為四川宣撫使，安丙副之。夏四月，召輔知建康府。吳曦既誅，安丙趣楊輔還成都，詔以輔為宣撫使。

丙副之。東知興州許奕字咸之為宣諭使，改興州為沔州。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輔抵建

康，引咎不進著作。佐郎楊簡言：「輔嘗棄成都，不當召。遂命輔知建康。」

以方信儒字若興為國信所參議官。如金軍，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師者，近臣薦信儒可使。自蕭山丞召

赴都，命以使命。信儒曰：「開釁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辭對之？」侂胄默然。遂以信儒為奉使金國，通謝

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

程松以罪竄澧州。明年再竄賓州以錢象祖參知政事。

金人復破大散關。

五月，太皇太后謝氏崩。諡曰成肅

李好義襲秦州，與金將珠赫喀高琪戰，敗績。好義還，為吳曦將王喜所毒而卒。朝廷慮喜為變，授節度

使，移荊鄂都統制。

六月，安丙殺宣撫司參議官楊巨源。初，吳曦誅，將諭詔至興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

蔽其功者。」俄報王喜授節度使，而巨源與通判心益不平。乃愬功于朝，或謂安丙曰：「巨源謀亂，丙今喜鞠

其黨皆抵罪時巨源方與金人戰于鳳州之長橋而敗丙密使與元都統制彭輅收巨源械送閬州獄至大安龍尾灘因使將校樊世顯殺之聞者莫不扼腕流涕

秋七月大旱蝗

蝗飛蔽天食浙西豆粟皆盡詔郡邑賑恤之

九月賊方信孺官遣右司郎中王相

字汝良大名

如金軍

信孺至濠州赫舍哩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

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時已置死生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

持五說信孺辨對不少屈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為通謝使

與信孺持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信孺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

語信孺不為動將命者曰此非犒軍可了別出事目以示之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

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復書于張巖曰若能稱臣即以江

淮之間取中為界欲世為子國即盡割大江為界且斬元謀姦臣函首以獻及添歲幣五萬兩足犒師銀一

千萬兩方可議和好信孺還致其書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附人

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

金師以口舌折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賊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相薦乃命假右司郎中

持書北行

葬成肅皇后

以趙淳為江淮制置使張巖免

韓侂胄怒金人欲罪首謀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乃以淳鎮江淮而免張巖

歲開督府九月費耗縣官錢三百七十萬緡而無成功

使曹罪惡實盈
伏誅已晚然自
當明正刑章乃
寧宗優柔寬斷
謀及后兄引用
彌遠諸人施為
說秘以錫奸之
舉幾如盜殺死
越三日仍猶豫
不信及事察得
實始殺其罪於
中外惴惴亦已
其差況除一惡
臣亦何功之可
論而彌遠等遂
因此進秩尤為
過賞紀綱不振
若此毋怪一奸
去而一奸復來
也

冬十一月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自興兵以來蜀口漢淮之民死于
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絀而侂胄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兼資善堂學士史彌遠入對因力
陳危迫之勢請誅侂胄以安邦皇后楊氏素怨侂胄因使皇子榮王曦具疏言侂胄再啟兵端將不利社稷
帝不答后從旁力贊之帝猶未許后請命兄楊次山字仲甫越之上虞人擇羣臣可任者與共圖之帝始允可次山遂
語彌遠彌遠得密旨以錢象祖嘗諫用兵忤侂胄乃先白象祖象祖許之象祖以告李璧璧遠自懷中出
御筆批云韓侂胄久任國柄輕啟兵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事陳自強阿附充位可罷左
丞相日下出國門仍命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象祖欲奏密璧謂事留惡泄乃已翌日侂胄
入朝至太廟前震呵止之從者皆散震以兵擁侂胄至玉津園側殛殺之彌遠象祖以誅侂胄聞帝不信越
三日猶以為未死後審其果然遂下詔暴侂胄罪惡于中外蓋其謀始于彌遠而成于皇后及次山帝初無
意也論功進彌遠為禮部尚書加震福州觀察使侂胄專政十四年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其門廡之人天
出入宮闈無度孝宗嘗思政之所晏然居之若宮人見之往往垂涕顏植革制以為得聖之清易拔擢答詔
以元臣褒之余嘉請九錫錫師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侂胄皆當之不辭其要妄皆封郡國夫人每內宴與
妃嬪雜坐恃勢驕恣報庭皆惡之及籍其家多乘
與御服之飾其僭差極矣
易板字彥祥潭州人

治韓侂胄黨竄陳自強于永州斬蘇師旦流郭倪等于嶺南貶李璧等官韓侂胄既死錢象祖探懷中

堂帖授自強曰有旨丞相罷政自強即上馬顧曰望大參保全明日奪其三官永州居位尋竄雷州遣使即

韶州誅師旦安置郭倪于梅州

宋置明廢今廣東嘉應州是

鄧友龍于循州唐置明廢今惠州府龍川縣是貶李璧張巖

許及之葉適薛叔似皇甫斌等官秩有差

立榮王曦為皇太子更名曦尋更名詢

十二月罷山東京東西路招撫使

金人必得欲扼
宵師旦之首持
惡其僞議用兵
也在宋人則不
當以此惡僞宵
夫僞宵之奸罪
素著乃宋之罪
人非金之罪人
也恢復況非其
罪即云用兵之
議倡自僞宵蓋
宗既從其謀豈
可復委咎於下
祇其和議之成
不顧事理非
宜胡賞識之也

以錢象祖為右丞相兼樞密使銜涇雷孝友參知政事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林大中簽書院事初韓侂胄欲內交于大中。大中不許。而上書極論其奸。因辭官屏居。時事不掛于口。侂胄當國。或勸其通書以免禍。大

中曰。禍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邪。不聽。凡十二年而復起。

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王相還自汴。三月。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與金。相至汴。請依靖康故事。世為伯

姪之國。增歲幣為二十萬。犒軍錢三百萬。蘇師旦等俊和議定後。當首以獻完顏。具以相言奏于金。

主金主命。匡移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地。改犒軍錢為銀三百萬兩。會錢象祖移書金師府。喻以誅侂胄

事。相未之知也。一日。匡問相曰。韓侂胄貴顯幾年矣。相曰。已十餘年。平章國事才二年耳。匡曰。今欲去此人

可乎。相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匡顧之而笑。和議始決。遣相持書索韓侂胄首。以贖淮南。相還言于朝。詔

百官議。吏部尚書樓鑰字大防。鄞縣人。曰。和議重事。待此而決。奸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命臨安府斷棺取首。集

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函首與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首。付王相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

臨安大火。火凡四日。城內外亘十餘里。死者甚眾。廬舍十燬其七。百官多僦舟以居。民說言相驚亡。賴因而

縱火為奸。四年三月。臨安復大火。焚省部官舍。延及太廟。詔遣神主于善德宮。三日火息。乃還太廟。省部皆寓治驛寺。

夏六月。金人歸大散關及濠州。王相以韓侂胄蘇師旦首至金。金主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受之。百官上表

稱賀。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官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為樞密

院。遣使歸大散關及濠州。

秋七月。詔邱富同知樞密院事。未至卒。諡忠。宗儀狀魁偉。機神英悟。嘗慷慨曰。生無以報國。死當為猛將。以

滅敵。其忠義蓋天性也。

八月。以婁機字彥發。嘉興人。同知樞密院事。樓鑰簽書院事。續綱目作同知院事。今依宋史。竇宗紀改正。鑰持論堅正。忤韓侂胄意。奉祠

累年機初為太常少卿。倂開邊機曰：恢復之名，非不美。今人才難得，財力未裕，萬一兵連禍結，奈何？鄧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遂斥外。及入樞府時，干戈甫定，信使往來，機裨贊之功為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市私恩，不避嫌怨。

賑江淮流民，出米二十萬石，錢一百萬緡，命江浙制置司賑之。

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下詔以和議成諭天下。

冬十月，以錢象祖、史彌遠為左右丞相。雷孝友知樞密院事，樓鑰同知院事，婁機參知政事。彌遠尋以母憂

去位。

在十一月末，幾象祖亦罷。

金主環殂，衛王永濟

本名允濟，後避諱，立是為衛。改永世宗第七子紹王。

金主無子，疎忌宗室，以永濟柔弱，鮮智能，故愛之，欲傳

位焉。會永濟自武定入朝，金主已感疾，遂留不遣。及金主殂，元妃李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等定

策奉永濟即位。

明年葬金主環于道陵廟，號章宗。章宗陵在順天府房山縣大房山東北。

贈趙汝愚太師、沂國公。

諡忠定，後追封福王。

己二年，金主永濟

大安元年。夏四月，金主永濟殺其故主妃李氏。

初，章宗遣詔內人有娠者二人，生男則立為儲貳，平

章政事布薩端

本名齊勤，中都路和爾和必喇明安人。按齊勤舊作七斤和爾和必喇，舊作火魯虎必喇，今改從仿此。

承金主永濟意，奏先帝承御賈氏當以

十一月免乳，今已逾期。氏產期合在正月，今醫稱胎形已失，願削髮為尼。金主乃以范氏損其遺腹，詔中外

而殺元妃李氏，承御賈氏以布薩端為右丞相。

五月，起復右丞相史彌遠，彌遠歸治母喪。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省哀。

蒙古入靈州，夏主安全降。夏自是益衰。

秋八月，罷四川宣撫使。

章宗既還宗室，子授以大位，自當擇德，識才識之優異者代之。庶付託得人，而邦家改觀。乃心懷疏忌，賞及柔弱，無能之永濟，遠爾異以神策，失策若此，即不自為計，獨不為宗社計乎？且內

既事及妃嫔外
復召起於夏人
見輕於蒙古兵
革相尋馴至獲
減言示不得辭
其咎矣

金之始日以和
餌宋而用兵如
故金所以日彊
宋所以日削也
蒙古方張之勢
亦不過如金之
初興其時守禦
之方尚勝言和
未政何所畏性
遼爾增使求和
甘願宋人藉輟

冬十二月輝和爾其作畏吾兒今改倣此國降于蒙古

輝和爾國自唐末四遷火州統巴什伯里舊作別失八里今改之地臣于

契丹至是遂舉部降于蒙古

三年金大安二年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續綱目作四月朔今依宋史實宗紀改正

秋八月夏侵金葭州

夏自天會初與金議和八十餘年未嘗交兵至是為蒙古所攻求救于金金主永濟新

立不能出師夏人怨之遂侵葭州金慶善努

宋名族內承立字獻甫統軍使嚙山之子按慶善努者作慶山奴嚙山舊作搆山今改倣此敗之而去

冬十二月婁機免機立朝能正言好稱獎人不遺寸長訪問賢能疏列姓名及其可用之寔以備採取至

是以老罷

蒙古侵金金主永濟嗣立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

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

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

說邊事

周禮曰自此蒙古與金兵通禍結故特書之

粹四年

金大安三年夏四月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

初金納哈塔遺珠舊作納合今改守北鄙知蒙古將侵邊

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于我無覺汝何言此遺珠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箭製楯不休非圖我

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濼方輿紀要在大同府西北以進金主始恐

釋遺珠而遣西北路招討使鈕祜祿哈達

舊作粘合今改求和蒙古主不許

六月遣使如金不至而還賀生辰也時金有蒙古之難不暇延使者至涿州而還尋詔江淮京湖四川制置

司謹飭邊備

秋八月夏主安全卒族子遵項立

遵項敗元光定號安全日襲宗

宋肅宗皇帝

碩

舊作胡沙今改後仿此

至烏沙堡

與下烏月營在大同府北

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及烏月營蒙古主乘勝破白

登城

本漢白登臺地金置縣元廢遂攻西京凡七日呼沙呼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遁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追至翠屏口

翠屏山在渾源州南

遂取西京及桓撫州

桓州金置明廢故城在今獨石口外上駟院牧廠北撫州亦金置元為興和路明廢

故城在今張家口外

蒙古主復遣其子阜齊特

蒙古主長子

察罕台

舊作察合台子諤格德依蒙古主第三子

鐵黃旗牧廠西南

蒙古主復遣其子阜齊特

舊作本亦

察罕台

舊作察合台子諤格德依蒙古主第三子

開台今並

改後仿此帥兵分取雲內東勝武朔豐靖等州

見前由是金德興

本遼京聖州金升府元日

弘州

宣化府

昌平懷來

見前

豐潤

金縣今屬密雲

西甯縣

東過平瀾

謂平州

南至清澮

與下忻代

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

堡名故址在今宣化府萬全縣西

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

蒙古主既破撫州休士牧

馬將遂南向

金主復命招討使完顏糾堅監軍

完顏鄂諾勒

舊作萬奴今

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

東北勢極高峻雁飛過此遇風輒墮

以備和碩

率重兵為後繼或謂糾堅曰

蒙古新破撫州方以所獲賜其下

馬牧于野當乘

其不虞揜擊之

糾堅曰此危道也不若馬步俱進

為計萬全

蒙古主聞之進兵于權兒崙

在野狐嶺西

麾下明安

剛里人

問蒙古舉兵之故

明安反降于蒙古

以虛言告之蒙古主遂與糾堅等戰金兵大敗人馬蹂

躪死者不可勝計

蒙古乘銳而前和碩畏其鋒不敢拒戰

引兵南行

蒙古兵踵擊之至會河堡

金兵又大敗

和碩僅以身免走入宣德

前見

蒙古兵乘勝薄之遊兵至居庸關

守將完顏福壽

和碩人

金中都戒嚴禁男子不得輒出城

蒙古遊兵至都城下

金主欲南奔汴

會衛卒誓死迎戰

蒙古兵損折頗多

遂襲金羣牧監驅其馬而去

金主乃止命秦州刺史珠赫高琪屯通元門外尋降

和碩為咸平路兵馬

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

冬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內徙以避敵鋒
自感境土既示
人以弱且不免
於脅上黨矣此
南人庸懦之見
圖克坦鑑說乎
何亦幾此說乎
三州既素號富
健與其內徙焉
若併力守禦之
惟東京遠踰數
千里誠有鞭長
不及馬腹之患
遣大臣鎮衛國
是與策衛紹王
始則概拒之繼
則均悔之不稍
知所審決矣種
其解智能即此
可見其矣帝宗
付託之誤也
呼沙呼鷹守
重寄乃遠棄城
遁走又擅取官
物殺縣令一端
宣示顯戮乃釋
而不問更令典
兵追至解望已

金以圖克坦鑑為右丞相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鑑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

遣同知烏克遜鄂石。

舊作烏古孫兀朮。今改。後仿此。將之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興繼繼

以聚攻散其賊必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和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高

財貨不至亡失。參政梁瑄曰：如此是自贖境土也。金主從瑄議。鑑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

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擾呼沙呼之棄

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相和哉。呼沙呼之棄

西京而還也。至蔚州擅取官庫銀五千兩。及衣幣諸物。奪官民馬輿。從行人入紫荆關。在易州西。地記太行

比殺涑水。隋縣。今屬易州。令至中都。金主皆不問。以為右副元帥。呼沙呼益無所忌憚。自請兵二萬北屯宣德。金主

與之三。令屯媯州。注見前。呼沙呼不悅。

金益都楊安兒作亂。初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粥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泰和中金

人南侵山東。無賴往往相聚剽掠。命州縣招捕之。安兒時為羣盜。亦請降。隸名軍中累官。至防禦使。及蒙

古兵薄中都。詔招鐵瓦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古哈達。舊作唐括。今改。後仿此。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戍邊。安兒至雞

鳴山。在今宣化府宣化縣東南。一名鳴雞山。實字記。即古唐箕山也。每夜有野雞羣鳴于上。故亦名鳴雞山。不進。亡歸山東。與張汝揖聚黨。攻剽州縣。殺掠

官吏山東大擾。

五年。金崇慶元年。春三月。金赫舍哩呼沙呼有罪。放歸田里。呼沙呼欲移屯南口。移文尚書省曰：鞬靬兵來。必

不能支。一身不足惜。三千兵為可憂。十二關建春萬寧宮且不保。金主惡其言。下有司按問。詔數其十五罪。

罷歸田里。
夏五月。安南王李龍翰死。其塔陳日嬰襲主國事。龍翰卒。子吳昆嗣。尋卒。無子。以女昭聖主國事。其塔陳
日嬰因襲取之。李氏自公鑑八傳凡二百二十餘年而易姓。

形惡言上達又止放歸田里尋復召用政刑不立賞罰無章其致敗亡不亦宜乎

金河東陝西大饑。斗米數千錢。流莩滿野。

金泰安劉二祖作亂掠淄沂州。

秋七月雷雨。太廟屋壞。

避正殿減膳。權直學士真德秀上疏曰臣博觀經史所志自非甚無道之世未聞震地以至怒之威而加諸至嚴之地其為可畏也明矣古先哲王遇非常之變異則必應之以非常之德政未嘗僅舉故事而已今日避殿損膳之外咸無聞焉或謂者固已妄議陛下務為應天之文而不究其寔矣臣願陛下內揆之一身外察諸庶政勉進君德毋以養養安逸為心博通下情深求致異召和之本庶幾善祥日應咎譴日消矣真德秀字景元復更為景希建州浦城人

金至甯元年九月以春二月故遼人耶律留格舊作留更取金遼東州郡自立為遼王留格契丹人仕

金為北邊千戶。蒙古兵起。金人疑遼遺民有他志。留格不自安。遁至龍安。即黃龍府大定中改遼州貞祐初升府聚眾至十餘

萬。自為都元帥。遣使附于蒙古。金遣和碩率兵往攻留格。大敗之。遂自立為遼王。改元元統。盡有遼東州郡。

遂都咸平。金改為咸州後升府明省故城在今奉天府鐵嶺縣留格後降蒙古。蒙古主以為元帥。令居廣甯。

夏五月。夏侵金。保安慶陽。

金主永濟復以赫舍哩呼沙呼為右副元帥。秋八月。呼沙呼弑永濟而立昇王珣。顯宗之子原名烏都布是為金宣宗金史作吾睹補

改今自為太師尚書令都元帥封澤王。金主復用呼沙呼。使將兵屯燕城。北圖克坦鎰諫不聽。呼沙呼與其

黨元顏綽諾舊作綽奴今改後仿此富察塔爾錦烏庫哩道喇舊作烏古論奪今改後仿此等謀作亂。會金主以蒙古兵在居庸關。而

呼沙呼日務馳獵。不恤軍事。遣使責之。使者至。呼沙呼怒。妄稱知大興府。圖克坦南平謀反。奉詔入討。使

其黨圖克坦金壽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呼沙呼遇之于馬上。手刃殺之。完顏錫固納。舊作石古乃今改後

此間亂。召兵五百迎戰。不勝。皆死之。呼沙呼至東華門。護衛色埒默。舊作斜烈今改和爾兒今改等納之呼沙呼入

宮。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居大興府。陳兵自衛。召聲伎與親黨會飲。明日。以兵逼金主。出居衛邸。

遣武衛兵三百固守之。呼沙呼欲除拜其黨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鄭氏掌璽拒之曰璽天子所用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難

呼沙呼人臣取將何為黃門曰今天時大變主上且不保況璽乎御侍當思自脫計難